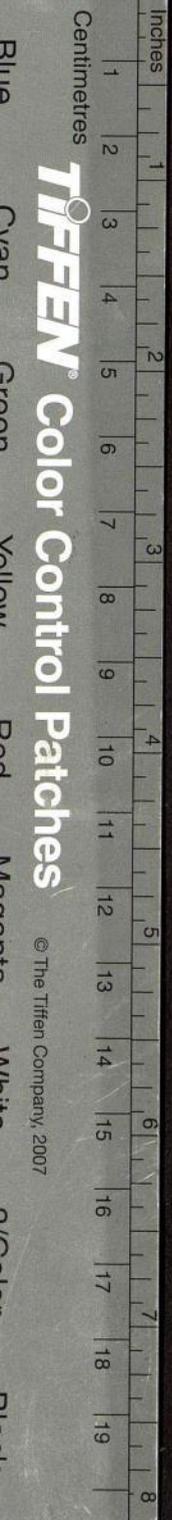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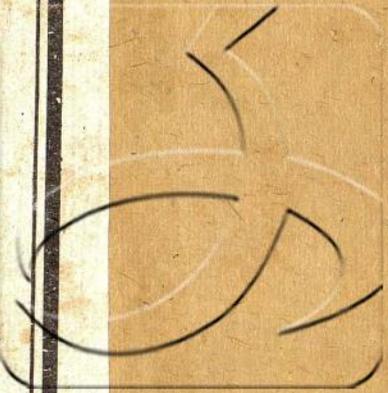




讀書襍志

乙未仲夏三日
何夫署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荀子第一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采梁昭甫本亦未為善又是王以作出者為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即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六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高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文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為于越又改注文之吳越為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念孫案此謂宋刻呂夏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說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于越生葛絲高注于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宋本念孫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子越亦後人所改詳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竝同文字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為性大戴記作性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蒙鳩方言謂之蒙雀煖讀如茫蒙煖一聲之轉首謂細也蒙與蒙煖音義近楊云當為蒙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無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禮注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做去二句之理

強自取柱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強則以為柱而在於柔自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衰十四年公羊傳天祝示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甸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豎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宋呂鐵本或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為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備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補正與德得為韻劉說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

此亦作備發華志詩注引作備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讀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備循字隸書或作備二形相似而誤

驥驥一躍不能十步 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駕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驥驥之一躍據下云駕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十步十當為十玉篇引大戴禮驥驥一躍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十皆為誤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誤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駕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驥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駕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驥驥一躍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詳見大戴記述聞

六跪

擊六跪而二磬盧云案說文解有二教八足犬戴禮本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誤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篇主篇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一達謂之岐岐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犬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不字下本本俱有能字錢本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梧耳盧云案本草云鼯鼠一名鼯鼠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姑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鼯鼠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鼯鼠之姑

做不隱不韜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為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光廣古通用念孫案劉讀光為廣見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章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脩身

自存

見善儻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儻然必以自省也念孫案兩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饗存與與注存省也大傳五立事篇存往者往來者存存省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儻然必以自惡也宋呂錢嬰本如見虛從元刻於在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行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為偏韓詩外傳作辨亦古偏字也說文曰偏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偏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偏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實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脩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脩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脩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性與生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強今本脫則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解篇曰止曰時猶言及居表處耳說文曰時見經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便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為韻生成甯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達與便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齊南字從旦聲而與榮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與列藝為韻若樂不實而民勸中與鉞為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孟子引作邊梁惠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與達亦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為一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欬詐今本欬義作詐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辭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訕卑訕也固倨也立而不訕是倨傲也鄭注訕充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

楊注曰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帝意道言謂之詔導與不苟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詔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詔及之為導及禪服之為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趙世家

耗俗作耗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曰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念孫案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亂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會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寤以耗廢師古並曰耗亂也音真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曰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曰耗高注並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考荒釋文考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耗耗也今作耗者陳鑄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亦魯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康成讀與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考字本耗老將知而老及之也注曰八十曰老考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移王耗荒耗老耗古並同聲老荒之者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知慮漸淡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為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演策沈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下也說文濕讀若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湯朝高暢者毒嘶喝濕下者天是濕為下也濕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實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注上卷禮下篇注又王世子注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為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一也儒效篇曰拜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意備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宋本如是

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禮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廣雅愛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汙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橫行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引之曰橫讀為廣典與光放四表今文尚書作橫橫漢成陽盛臺碑成陽合屠扶頌並作橫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者為執詐字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利又曰易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執詐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鎔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惑楊注曰乖辟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為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匪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義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其工善言其用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罵眾而野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一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並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也通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八年左傳作端端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若無違德論衡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

例楊云擊展謂項曲戾不能仰者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作

曰寡者說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虛從元刻於不為下增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

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道雖遲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為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楊說非也

出入當為出入言為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入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遲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入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楊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案爾雅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闢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頊甫曰渠渠猶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渠渠為遲不寬泰之貌失

舍亂矣無為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矣無為也楊注曰舍除也除亂矣之人孰肯為此也念孫案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思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思

懼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交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為枯天論篇枯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倦枯倦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枯倦當讀為其於禮也懼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枯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倦勩勞也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枯或言倦或言枯優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為之說非也或引榮辱篇泰之而俞齋交也之說斯交當為文隸書交字或作文見漢書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東理下言好文好呼理與文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辭讓之心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宋呂錢本元刻刪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鄧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石之義而誤以為負擔之負

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古
今之異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
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
之為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
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嘗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
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為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拱字也從手共聲今經傳
拱作形與拜相似因誤為拜端拱而議即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為
拜之謬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剛室字云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掃室堂
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
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

辨治辨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
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備者為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辨治也
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備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

有加治辨疆固之道陽有讀為又德本有知二字則辨今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
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
同義倒言之則曰辨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辨治也荀子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辨同韓詩外傳作辨治成
相篇辨治上下

不以倅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倅君引之曰倅讀若執玉篇倅倅突切又倅怨懣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
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倅懣也廣雅曰倅懣也倅倅怨懣恨也倅倅勃字異而義同一莊十一年左傳其與也倅倅倅
勃勃本又作倅秦策秦王楊注云不怨君而違倅其失也迂矣

竭

長短不節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給其長不掩其短但在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
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
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竭高舉也廣雅竭舉也禮
運釋文竭本亦作竭是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為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
相似故是誤為甚荀子賦篇嬖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諛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
匙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數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
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欲是其證

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媒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橋念孫案宋錢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沃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天子亦為世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土亦以泄為沃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慢於布帛傷人之言淡於矛戟念孫案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為更淡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誤作之辯見非相樂於鍾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並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始

巨涂則讓小涂則始楊注曰始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始讀為待言若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始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刺也念孫案廉而刺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刺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憂忘其身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下誤為夏又轉誤為憂耳念孫案後說為長

唯利飲會之見

悻悻然唯利飲會之見引之曰飲會上本無利字唯飲會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會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

一例今本作利飲會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字而衍

果敢而振

果敢而振猛貪而展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展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展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鮒

儵鮒者浮陽之魚也楊注曰今字書無鮒字蓋當為鮒說文云即鮒鮒鮒字蓋儵魚一名儵鮒念孫案衛風碩人篇鮒鮒發說文作鮒鮒則鮒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儵鮒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鮒為鮒字之誤爾雅云鮒鮒鮒即鮒之異名則儵鮒為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見漢起相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鮒誤為鮒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為知識之義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為志氣之志失之

迂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楊注曰迂大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慤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慤謂材性慤也汪氏容甫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念孫案大戴記王言篇土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慎婦空空家語作土信民敦而俗樸樸通朴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恩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曷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意者其是那句法正與此同

然則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賄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

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一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謂知為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一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疆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昌茂輕僂華注云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念孫案僂二十三年左傳僂僂可也杜注僂僂未盡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即此名篇所兩差差然而齊

荀子弟二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宋本同念孫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勇廣三寸

面長三尺勇廣三寸盧云案勇字古多以為發聲如淮南子天子勇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勇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善於後世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著隸書古本作不著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越說文曰越輕也廣雅玉篇音于厥切越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繙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命以自傾覆也鄭注以越為顛覆非說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是說見經義述聞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與又以相縣矣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楊注曰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總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而不能推讓明言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念孫案楊以明為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為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並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

三數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即涉上文而行

故曰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衍字也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勇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行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滅

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禡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誠也故荀卿渙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勇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汨

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一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宋呂本如是

夫妾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閒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為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落徒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強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義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聞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案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宋呂本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一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鐘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

渠堰

府然若渠堰渠之於己也楊注曰渠堰所以制水禦枯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噉人云梁水堰也堰與堰通即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堰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史記建侯表渠梁侯侯多渠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渠梁水經渭水注作渠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渠谷

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柅

楊注曰柅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柅當為柅柅楫也言如以柅權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柅者繫柅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楸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柅之義柅同念孫案攷工記弓人恒角而達響如終繼鄭注曰繼弓鞅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縻毛傳曰閉緹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秘弓繫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繼與柅同閉與秘秘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柅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楫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厥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厥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厥也楊注云成事在厥言厥而不言求則求為厥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薌

欣驩芬薌以送之楊注曰芬薌言至芳潔也薌與香同念孫案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
魯禮相為酒芬香條噴於上下也大雅見鶩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
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為

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引之曰上為字涉下為字而行韋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
貴其所貴無為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汪
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諫字立政九敗解篇諫曰而諫曰諫今本諫
諫字立政九敗解篇諫曰而諫曰諫今本諫
諫字立政九敗解篇諫曰而諫曰諫今本諫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
佞篇文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
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
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行揚斷故言為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
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扶問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行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
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
為衍文

居鎔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鎔置也居鎔安居也念孫案居鎔為舉言或舉或鎔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
曰舉鎔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鎔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鎔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與居古字通
史記趙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
傳族舉遷漢書車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方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為質葉三十一年左傳用兩注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質子之無質也
亦相通說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二十年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同謂直言也楊注致至也失之
見唐韻正質信也左傳注音音音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同謂直言也楊注致至也失之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節邪說文姦言以濼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十二子借
亂世以惑眾也念孫案邇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

欺惑愚罔字鬼瑣

元刻無欺惑愚罔四字宋與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罔字鬼瑣而不釋欺惑
愚罔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罔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罔人眾入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罔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
罔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侵差等

上功用上與大儉約而侵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
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為太而以為過儉約失之
侵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痛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
公輸不能以斷但曼曼增浦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訓曼曼義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
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揚以優為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
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脩與脩字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

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取聽 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細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楊注則則偶然無所歸值元刻及作反宋葉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細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細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為反之誤明矣案辱篇及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細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沙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慮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嘗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雖能勿與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為順失之

類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備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為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然羊之毅鳴不類謂曰然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王制篇節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屬類之事皆得其所屬類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類失之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欽然

欽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引之曰古無以欽然二字連文者欽當為欽字之誤也欽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欽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敬焉匡衡傳曰學士欽然歸仁字亦作翁史記自序曰天下翁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楊注亦當作欽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案與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欽者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二子願以為為臣

願以為為臣

成名況乎案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諸侯莫不願以為為臣引之曰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葉非本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為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財萬物與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云裁制又曰序四時裁萬物義與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涵然而與雖辨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楊注未了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原道篇偶賦智故曲巧偽詐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賊也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惠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辯慧也慧通作惠音毒曰巧文辯惠則賢通周書實典篇曰辯篇曰不學而辨辨荀子性惡篇曰性實美而心辨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不惠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揚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揚說非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揚注曰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念孫案察辯一平列辨字義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墜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

利足而迷負石而墜

揚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鄭云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筭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揚曲為之說非

觸抵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揚云辱權執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歧背

以不俗為俗揚云以不合俗人為其俗也離縱而歧背者也念孫案揚有前後二說前說讀書為恣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放縱歧背為歧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備墨乃始離歧攘臂乎桎梏之間離歧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歧背離縱歧背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揚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歧背為歧足自高而背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宋世德本並如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行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為不能為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為字元刻又脫上能

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為承上之詞遂刪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行則誤之又誤也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之門人八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兩言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而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辭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呂本如是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汙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揚注不合矣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念孫案安語詞論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為忘其怒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揚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養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與平相似故平誤致上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堅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揚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備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畜積備關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備關引之曰備關二字殊為不詞揚注曰備關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

略審勞佚謹畜積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備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儒效篇綬綬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綬或為威蕤之蕤蕤與綬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綬綬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綬為綬而說文飢餓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以為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無字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謙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楊注曰謙與款同引之曰謙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謙故與謹慎連文

慎比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曰天下莫不順比從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為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

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耐注曰耐古能字傳世異古字時有耐者則亦有今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耐注曰耐古能字也後世變之此耐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魯魯皆耐破聲偏枯耐不自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大事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生者耐即能字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為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天念孫案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為纒續天下之語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當為天子此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世德堂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記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強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為圖籍誤與楊同

變執次序節然也

周公卿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卿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說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言周公
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藉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
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作
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厭狀兮其能長久 厭焉有千歲之固 厭然與鄉無以異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厭又作者方言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厭
應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湛暋暋厭厭夜飲韓詩作惜惜昭十二年左傳所招之惜惜杜
注曰惜惜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厭狀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
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厭厭於厭狀兮其能長久則云厭
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厭然厭然洪熾千歲不變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執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念孫案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
也下文曰執在在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嗚當為喚字之誤也喚與叫同爾雅嘶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喚小雅
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衛牧氏曰禁嗚呼歎嗚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晁天躬傳曰狂夫嗚呼於東
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嗚呼故下文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
其明證也

窮閭漏屋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雙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閭謂之衙與巷
窮閭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察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閭也巷謂之閭
窮里門謂之漏讀為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阨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雙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
闕亦謂之閭

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

豫賈

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為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
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字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
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祭統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許也許
亦誑也或謂之猶亦謂之豫字若長四鄰與豫同許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
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俯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
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不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豫賈
乘隱云謂臨時許其
貴賤不豫定賈失之
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云案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
變無為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正以待則與下
文不類矣

罔不分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宋臣錢本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元刻
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罔分念孫案罔字春秋罔免罔也一日麋鹿罔也新序卷一作政漁分
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罔罔罔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矣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宮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
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過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為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治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注以此為一句若義也為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誤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一字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為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蓋書治要正作有所正矣

然不然

不恆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善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交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恆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

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論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論議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論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作論者是也作論者論之譌耳論決古字通上九王注說論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而正論篇論德而序位之語亦作論德則荀子之本作論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論德為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宋呂本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仲尼篇已釋事行也下孟反案楊於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尊齊長而敦敦內則曰悖行孝弟敦博古是敦為勉也說文僕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釋文慎音墓亦作慕是慕為勉也淮南穆子篇謂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地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效與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為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靡靡也謂鎖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沉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靡也氏春秋行論篇作補疏史記蘇秦傳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茲取此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東有淮頰靡無胥靡無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靡以無為作宰者

杆杆

是杆杆亦富人已楊注曰杆杆即于子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子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子與富意無涉案方管子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為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己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為道字之誤也遵道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還也管子戒篇作逡

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雖屬百官備通管子明法解篇備作條集韻備也影切楊以脩脩為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行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質展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質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亦云坐當為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楊注曰汜水名音肥汪云汜當作汎音汎字从巳不从已汎汎懷壞以音成義注非見乾鑿兩念孫案汪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何縣地盧用注說而引左傳鄭在鄭地汜為證傳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墜

楊注曰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墜謂山石崩摧也墜讀為墜盧云其頭即其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其首見讓王篇其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跨天下而無斬

楊注曰斬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斬蓋與折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傲真訓四達無境通入無折高注折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盧云此三十一字當為衍文韓詩外傳無必刪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昭合念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字篇而行

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為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偽念孫案行偽二字新本一篇一見非十二字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偽唯此篇及非十二字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為詐偽之偽矣

然而不知惡者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身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

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德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德蓋德字之誤說文德安也從人意聲意於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德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雅釋傳江漢箋言內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劉云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為以今持古非

曉然

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則曉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曉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余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閱官

一朝而伯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鎔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伯與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

名聲日聞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自徒與不眾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誤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始乎遂 廢易遂也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閱而不竭若是則大事始乎弛小事始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對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開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遇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廢職與此相承也上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也遂亦讀為墜史記倉公傳墜下遂徐曰一作墜正義曰遂音重墜反遂墜與墜同墜之通傳不墜如髮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也地易也君道並以墜為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也君道並以墜為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疑止之宋呂錢本坊如是世德堂本坊如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之元刻之作也慮從无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分均問反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念孫案偏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濟古謂正所謂不徧也徧徧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仲為政者也元刻未及為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案念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行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鳩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一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念孫案壞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懷怨史記樂書作懷十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疆大者不務疆也
引之曰疆大當為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疆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疆道者不務疆也下文云是知疆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疆道之不同故此云云知疆道者不務疆也兩疆字亦上下相應則疆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疆大字蓋涉上文二疆大而誤楊云知疆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勇慮率用 賞慶刑法欽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楊注以慮為又曰勇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慮為大凡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義五年念孫案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備字從用從苟省義首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一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

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王本作天下無王王上文說疆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王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王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王則疆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王蓋涉上文王霸王而衍楊不知霸王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為句霸王則常勝矣為句具見則何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為勸古字通言動作必以禮義自勸也楊分飾動為二義失之

等立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瑟祭械用皆有等立此五句又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之迂宜讀為儀大雅文王篇宜鑿于殿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與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人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

析愚 扑意

析愚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愚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愚惡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扑急禁悍防淫除邪并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并當為析急當為愚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類有等所以為等賦富政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位相地而衰征章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且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研尚書禹貢推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為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干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茲觀以為寶丹研即丹干也既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即大治

始則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

人何以能羣曰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宋龔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辭義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行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為周官四邱為甸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敵欲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斯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籍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子論衡曰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周官百人為卒不同左傳不從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五子齊傳伯與吳起春秋作白善古鐘鼎文多以白為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邱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謂尤非乘可言數句不可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閒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塞滿天地之閒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

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審威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為章章與商古字通樂書我商賈女商徐邈音章臣氏春秋勿躬太師掌教大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則曲為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專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索

蒼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為素字之誤也百素即百蔬富園篇曰董荼百蔬舊語曰能施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菰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閉樹藝

念孫案閉與閑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閑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為賓字之誤也說文賓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翦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賓商行而資遂廢此賓字若不誤為賓則後人必必改為商矣

制與在此在乎人

念孫案與讀為舉說見經義舉皆也凶不在也說見經義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在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

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句數也念孫案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同聲
下字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雜學篇寡不勝數也與下文
生也對文揚以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為性故揚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揚注倫類也之上今
本誤在揚注下與下文相連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揚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
為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算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
以禮節用之揚注以禮節用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德

糾譎

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譎讀為擄音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擄
稍選也自闕而而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擄稍淮南要略覽取擄擄高注云擄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揚云糾
察也譎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出入相拵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拵念孫案爾雅曰弁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弁同也弁掩拵並通出入相同謂不
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揚訓拵為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
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揚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
治要同

出外斷亾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外斷亾而愉揚注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為愉愉上當有不字出外斷亾而不愉者
民皆夙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愉為歡愉之愉下文為之出外斷亾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
篇曰為之出外斷亾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為古愉字反以不為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
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悅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悅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
於亾亾釋文並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禮文王官人篇欲也唯然以愉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
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外斷亾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為愉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揚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皆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
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天戴禮
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棄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辨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
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
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支下者而行揚曲為
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

注曰其境內屯聚則係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釐而動也午讀為迂邁也變麥之可藥也至臆弱故以喻之若撥糶如以手撥糶也念孫案楊讀係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係固為句仔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行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糶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糶也

念之

若是則念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念之當作念為子上文云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念者否皆其證今本為念作念之者涉上文誰能念之而誤說言誰能念之則不得又言念之既言念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為錙引之曰八兩為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錙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銖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之權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錙此與說言篇注異而與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錙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錙二錙則錙又以十二銖為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為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為錙失之

彌煩 遠方致願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願於義為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為長

逢蒙視 君盧屋妾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詎要撓膈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盧當為盧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卑下之辭也盧云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龍蒙目視語念孫案淮南本作龍蒙目視語君盧何疑有訛字念孫案逢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皇視今本誤作風逢聲相近豈蒙聲相近淮南謂之龍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詎要撓膈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盧因呼為盧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楊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敬說文繁字本作繁從糸每聲而敬字亦從每聲與繁聲相近故巧教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教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詎要撓膈若盧屋妾即此所謂巧教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教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荀子弟四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之所上本無生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之之猶其也見下又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生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生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生字

藁

是藁定也楊注曰藁當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劉云案此藁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藁又下文國一藁明楊注曰藁亦當為藁劉云案藁亦訓極極猶言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藁然

使藁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藁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藁合也故曰藁然終始猶一楊以藁為相掩

藁未確

藁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念孫案藁讀為湊廣雅湊歌也謂天下之理略歌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兩雅釋歌

然常欲人之有 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改其所以有今本脩誤作猶據啖啖然常欲人之有今本脫然字念

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食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啖啖拜吞之貌則誤讀為啖會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宋呂本如是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炭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行

道之

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炭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故當為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詞下文兩設問答之詞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易有千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訛念孫案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逸詩詩政連引之為是

急逐樂

閻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宋呂本如是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選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息

改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日非目之謬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

今本日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實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謂為別朝上有判書故書判為辨鄭司農讀為別樂記別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器以則列為別之謬也王逸注離騷云貫果也言以累日之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一天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豈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

人主者宋呂本如是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滅復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業者位也說見儒效篇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言與天子易權勢

侈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該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傳四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侈然離散之貌侈侈同

畢率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畢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皋亦轉為畢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辯之

無偏貴賤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焉無即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備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詩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言不即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即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遺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之

楊宋吳衢涂曰此夫過舉頓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矣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而國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楊注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念孫案尋繹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

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案此條未確說見補遺

其治法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即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案序字義不可通字當為厚字之誤也說書序字相似得易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強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挾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挾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挾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挾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量盧云各本作制數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一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為君人念孫案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矣制以禮化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見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矣制以禮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百姓曰百姓曰朝臣兩成俗不陸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象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眾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菜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行據楊注云審慎其與入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詐故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音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分詐故為一義失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外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引之曰敬當作致致與務古字通說文致屬也爾雅致與務同以節操為務也曲禮曰士外制務節與外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外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曰

百工佻其期曰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徭同案爾雅曰宛肆也古書宛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佻

然而

士大夫務節外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為然後念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慝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賈誤作貨辨見王制篇

君道

嘖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敦弊者敦弊即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嘖情也引繫辭傳及大元嘖測為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既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揆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弊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嘖也嘖與嘖通又說文嘖也嘖與嘖通也釋名曰嘖嘖也下齊嘖然也又曰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為情皆失之宋呂錢一本皆無鄙字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引之曰難讀詩不慧不棟之難羣讀方言難戰栗也之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

事篇盧說難羣二字皆失之

變態

立過變態而不窮宋本元刻改變態為變應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為變應而不知其謬也立過變態而不窮者立猶替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言偏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為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荀子四

三二一

不危

其所為身也謹脩飾而不危盧云脩飾元刻作脩勸念孫案危讀為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樂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樂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宋錢本有民既以樂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一句於義為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孟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厭不可得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已厭不為已厭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

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韓詩無危削滅亡即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元刻作是問難狂生者也宋錢個校本亦云是狂生者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問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問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元刻亦僅存問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問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之誤也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王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為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也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貪為之者窳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諱為是子後人因改為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為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為之亦與獨為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為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為之當作是子猶將為之言雖好之者貪為之者窳而是子猶將為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行者字此句或為結上之詞或為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 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矣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谷永傳免免道樂並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更至於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正與改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冡與架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厥人之孽存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教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濫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念孫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

欲得善取速致遠者宋呂錢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開本有及字念孫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取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取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取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王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難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

數十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念孫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

不還秩

不還秩不反君念孫案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北周還主黨與還主謂營私其

為務見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分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而借明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私本作說文△字解引作自營為公管子君臣篇曰乘上下有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荀子第五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或也謂營或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或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職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也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卷交

偷合苟容以持祿善交而已耳楊注曰善交謂善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善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善交見後議兵篇持卷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詭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聞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詭諛諛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資胥無善削縫黑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制與楊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絰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郝云險當為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可否案傳君子
實注儉或作險天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稱而餘貌遂周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
唐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

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解作字之義國
家之本作道法之摠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摠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
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傳曰作始也廣雅稟陶諷丞氏乃粒萬邦作父與乃相對為文言丞氏乃粒萬邦始
父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工作父與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士始父也遊
總義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
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臣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
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乘七發曰誠必不情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支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
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
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勣篇曰君臣上
庶人莫不以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
是為隆正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生民寬而安楊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峻峻之義言人君自守禮之
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
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
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注曰陵為峻峻與節奏陵而生民寬
而安者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死則死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
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可寬而不凌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朱本念孫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
上文善附民者而行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直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直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難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直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
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肅德也上不恤民則民皆肅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難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
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肅路也今本肅路作肅德之路乃後管子五輔篇云匡貪囊振罷棄乏絕韓子亡徵
篇云好罷露百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露路露並通是路為肅德也爾雅云瘡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
瘡病也病亦謂肅德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瘡作瘡瘡直並通秦策士民瘡病於內高注云瘡病也瘡病與路直亦
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單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直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勇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且念孫案勇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楊注曰兌猶取也與隊同謂取之使短新序作鏡盧云延韓
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鏡居案延讀延表之延謂衛有則其鋒長嬰之者斲也兌讀為鏡謂直搗則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
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逐隴種東籠而還耳

劉云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楊以道為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印

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印古仰字不印不足印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不印衍足字

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宋翼本同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文之改合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注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讀為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尊者謀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隱庇其使民也酷烈

郝云隱庇即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後隨善惡正同注以隱庇為秦地險固非也下文隱之以隄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此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為指念孫案指與挹通不煩改字有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振諸本皆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為始始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

曰威疆未足以始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始中國始治古字通通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管者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也念孫案當訓為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后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鞞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楊注曰鞞鞞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禮鞞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載輕罪入藹盾鞞革二載管子念孫案楊本作鞞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

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并謂作汗據王篇廣韻改尹注管子曰鞞革重革當心善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為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鼎漢本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為牢然則處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堊沙唐虞夙

盧云堊沙史記作堊沙念孫案堊字古讀若陀說見唐堊沙蓋地名之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始於堊沙堊策云堊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則作堊沙者是

為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烙之刑格讀如度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聞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念孫案此段若若騰說也

溝池不掛

楊注曰掛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字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掛當作拍篆文拍字與掛字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掛不當為古掘字注後說當作拍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相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拍其谷呂覽節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

楊注曰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行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並作均分鈞均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

民解見者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有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置設也言威雖

除呢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就百姓也今本無凡字乃後人不曉無禮義忠信勇慮幸用賞慶刑罰執詐除呢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呢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呢狂之以慶賞之類呢或為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說見慮大凡也命全其德下除呢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除字作除險與呢同義馮衍志賦悲時俗之險呢是也或作險臨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臨是也楊注呢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呢者因正文及注內三呢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呢與險形聲皆相近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 則失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過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念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惇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漢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敦怨也廣雅敦惡也康詒罔不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敦法言重黎篇楚鞅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曰敦惡也敦傲敦竝與敦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訓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詳慎所疾也詳郭音疾之謂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諍慎諍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脩上之士之志而安樂之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說文循循二字傳寫在往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尚書中侯曰循順同聲而通用也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

持卷

高爵豐祿以持卷之楊注曰持此以卷之也念孫案持卷一字平列持亦卷也非持此以卷之之謂臣道篇云儉合苟容以持祿卷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卷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卷交皆以持祿卷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餘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卷也今本持誤作侍持卷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卷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卷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卷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卷吾意亦皆以持卷對文

而順

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應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應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

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為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者干字不可知矣
矜糾收緣

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應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緣之屬為之化而調楊注曰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
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緣謂緣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
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巾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緣謂緣戾也鄉飲酒禮
注曰緣猶紛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紛戾也矜糾收緣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與公相反糾收緣與調相反楊說皆失
之

猶既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宋呂鐵本並如盧依元刻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猷字詩皆作猶
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猷若字猷為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且君道篇正作徐方
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注今本君道篇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窮

則必發夫掌窮之粟以會之楊注曰地藏曰窮掌窮主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窮楊彼注
云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窮猶此言稟窮稟窮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窮之粟以會之若云發掌窮之粟則義不可通隸
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為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暮三年

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暮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

疆國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
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覆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
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敬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敬也引之曰最當為取說文取才句積也徐錯曰古
以取物之取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為取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取即取字也隱元
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論作最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

賁潰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潰為憤郝云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二義
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面伐蔡

子發將反面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面伐蔡而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子
也王備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也

直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直有之矣楊注曰直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直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為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
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則不覺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
之說

執籍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執謂國籍之所存也念孫案楊注
本作執位國籍之所存也禮運注執者去鄭注執位也是勢與位同義備致篇天子之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
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備致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

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欽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欽籍謂欽力憑藉也亦非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為正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狂我者主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竄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揚說脩政二字未了

安樂 効頸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之是猶欲壽而効頸愚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為樂安卷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割轉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効頸揚云効當為効案說文効或作效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法效頭乎王庭效頭即効頭也効効皆從勿聲故効字又讀為効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者自効而於索隱効音匹粉反宋毛晃增補謂韻略及班馬字類皆是効字兼有效効二讀無煩改効為効也

剡其脛

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揚注曰剡亦斬也念孫案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奔行剡剡起屨正義奔是剡剡為起屨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句義與此同亦非此所謂廣大乎舜焉也

於塞外

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始可矣揚注曰於塞外二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不可勝日也揚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揚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云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若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交關入此句中也據揚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揚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白刃扞乎胃

白刃扞乎胃則目不見流矢揚注曰扞蔽也扞蔽於目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揚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胃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扞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惑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謀書循循相似說循順也貳當為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管子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記宋世家二行貳以貳為貳字本貳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則非其旨矣揚不知貳為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揚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惑也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貳之則惑是其證貨見上注揚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為貳言差貳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見與與貳通說彼以中從為韻略為為韻略為為韻此以枝知為韻傾精為韻貳或為韻貳貳惡匿並通故貳匿並與或為韻貳則非韻矣武從貳聲於古音屬之韻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盪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饉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祲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行之正文加之

未至

秋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秋是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揚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揚注曰耳目鼻口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念孫案揚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為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詳見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亦作能徐廣本如是易林无妄之黃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己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已與

揚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証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揚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揚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為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怪星之黨見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揚注曰黨見類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揚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黨並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書見書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

耘耨失歲

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揚注曰失歲謂耘耨失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耜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念孫案盧說是也移耘失歲上對耜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揚所見本已然故論為之說而不可通

則父子相疑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外無別二句為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為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三者錯

三者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說文作道言此三祲交錯於國中則國心危也揚讀錯為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揚注勉力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下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此是祲由人與故曰祲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揚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前甚妙之且刪去揚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陳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陳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稼惡糶貴民飢道路有外人夫是之謂人祲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祲案此句當在下文六

畜作祇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故令不明畢錯不時本事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

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祇祇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顯其留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引之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獸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相故曰怪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為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曾也上明政平是雖並上無傷也上聞政亂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祇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祇曰枯槁稼穡枯槁稼穡之災也上聞政亂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乘雜雜人相疑對門相疑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祇臣下疑上父子相疑是謂人祇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祇在是謂人祇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祇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不作政令不明畢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為睹說交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往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嘗故嘗誤為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三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申則可從時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楊注曰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漢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厥匿乃雅音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並以匿為隱又管子書大傳隱差也曰民用備差不實董仲舒兩書對曰無有差隱之言大惑生於差隱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崎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時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謂為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

荀子弟六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孰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為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君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行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為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楊注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係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德應篇寡不勝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行

墨黥極嬰其艾畢非對屢殺積衣而不純

荀子六

四十一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刑而有象刑墨黥怪嬰其艾畢非對履殺楮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怪嬰曰當為漢要謂潔濯其布為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潔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難怪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注其艾畢曰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者白色畢與纓同絞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釋也注非對履曰非草履也對當為紉傳寫誤耳紉泉也慎子作紉言罪人或非或泉為屨故曰非紉屨紉方孔及注殺楮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楮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法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紉屨當刑以艾畢當笞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楮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官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官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紉屨代之殺罪以楮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怪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赤旂 宋呂本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宋錢本旂作旆注新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或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當為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代臯而會

楊注曰臯未詳蓋香草也或曰臯謂為藥卽所謂蘭茝藁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葭俗書澤字作水傷臯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會謂焚香氣散卽夏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臯當為代臯淮南主術訓云澤葭而會

會高注靈鼓王者之會樂也引詩鼓鐘伐鼗與奏難而微詩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鼗正釋伐鼗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擊鼓者涉注文而誤考工記鞀人作臯鼓

維而徹乎五祀教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維而徹乎為句而釋之曰奏雅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維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為句連下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或曰此五祀謂祠祠丞嘗及大船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劉云案此當以維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會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雅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容廬廟秦案作造管子經重己篇漢竈池井崇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為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既得其句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差用百有二品執薦者百人畢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手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念孫案坐當為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立說見儒教篇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為帳也容則爾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為三

夾道

庶士介而夾道宋呂本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並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疾持輪扶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訓為坐矣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者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弄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陳云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駸駸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與固馬連突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弄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遠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遠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弄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履壹發而外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說緩而犯分之差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柳云按詭者責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古矣此詭詐訓其義難通

當厚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當厚之誤案葉勢下文位當厚
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舊本作不知足
楊云下字衍

潮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當作渚古潮字作渚故渚誤為渚又誤為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習侮而不關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速知朱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盧則速字非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陸賈傳楊讀鉅為遽而云豈速速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甚迂余謂

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舉皆也見左傳第十七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斷枯磔楊注曰枯弃世暴風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臨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離辜義同歐韓子曰朱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即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即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以為成俗
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念孫案第四句本句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以成俗即以為俗今本成上有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為字

成文曲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成文曲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
注文亦訓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藏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禮論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盞說文盞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一十年左傳曰和羹瓊水火醴醢醢醢以亨魚肉

辛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會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盞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盞與羹五味調盞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盞蓋因其可以盞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盞字遂廢此盞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

持虎 彌龍

履兒持虎較鞣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鏃鷹劉氏云畫虎於鈔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為彌頭末也謂金飾銜軛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飾較盧云案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履兒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典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照右麋小國朱輪畫特能居前履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能居前履麋居左右此謂朱輪特能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

芻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履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與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念孫案向闕盧校荀子多用段氏之又云案彌即說文之麋廣韻引說文云麋乘與金耳也讀若澗水一讀若月令靡帥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念孫案此亦段說與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土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昭司馬貞曰昭音舍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僚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昭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昭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為行神亦非道及者單及也說見史記禮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戴及史記積厚一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

說見釋詞

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一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

說為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並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揚未達假借之旨

人有是

是君子之禮字官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念孫案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厓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處百稱之比者也念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也念謂遺車所苞遺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衾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念孫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會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衣字統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處百稱之比者也念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也此楊氏自釋注用衣衾二字會謂遺車所苞遺奠也此釋正文會字宋本正文會字誤而為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屬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東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為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

卜日卜宅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曰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本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楊注是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為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華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爾雅帝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帝者也今本說文林篇云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蕘是時為帝者也今本說文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為適者也通雅翁子之說或言時為或言代為或言更為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衰

麤衰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為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

婉澤

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念孫案婉讀若問婉澤謂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燕鄭注免斯生者燕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蕤猶此文之以婉澤對惡萃也楊云婉媚也音晚則讀為婉婉之婉分婉澤為二義且與萃惡不對矣

酒漿

芻黍稻粱酒醴餽饗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會飲者也念孫案酒漿當為水漿芻黍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餽饗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

卑統

卑統黼黻文織楊注曰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念孫案富國篇曰天子袿衣冕諸侯元袿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章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曰卑統為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卑統與即今弁字也弁統黼黻文織皆一序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黼黻文織君道篇

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為與統之誤說文冕冕也補文作昇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冕弁與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說襲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說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造無隙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即用之說注前說非

金革

金革善割而不入念孫案金革即小雅麥蕭所謂筆革也說文筆作筆云善首鉤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實重文作筆攸攸作攸爾雅曰善首謂之革故曰金革善割楊以金為和轡矢之又曰革車鞅也宋本鞅譌作軼今本譌作軼盧又改軼為鞅皆與金革無涉

無咎

無咎絲葛纁髮其類以象非帷幃尉也楊注曰無讀為無咎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無用斂衾衷衾是也念孫案幃者柩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為荒鄭注曰荒家也鄭風君子偕老在芻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柩也儀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覆棺乃加帷為於其上以上荒幃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柩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幃幃即素錦褚之積幃幃皆所以飾棺幃在上象幕幃在下象幄故曰其類象非帷幃尉也周官縫人掌經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幃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閔官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幃大也有也是幃與荒同義幃從無聲荒從兪聲荒從兪聲荒之轉為幃猶凶之轉為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幃大東禮記母幃母叔大戴作無荒無敬矣

謂之墨

刻於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於謂之賦殺生而送於謂之賦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賦賦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於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也云刻於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於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為會念孫案作會者是也下文母能會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會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會字並承此會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為積字之誤也備效篇曰情當為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吧嘯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嘆憤亦當為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嫌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節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笙韶夏護武酌桓節簡象楊注曰節音朔賈逵曰舞曲名左傳襄二十八年見簡未詳念孫案節象即左傳之象節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為句則節象之閒不當有簡字疑即節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齊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案塗讀為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認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認乃認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認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寤美善相樂如盧從元刻或美善相樂為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寤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為是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鐘統實磬廉制笙簫和篳篥發猛垣篪翁博引之曰笙簫和篳當為肅言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雅遜厭質罔不肅和是也笙簫和篳篥發猛垣篪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與笙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笙笙篳篥似星辰日月今本笙笙上有肅和字亦因上文而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乃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 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字皆與禮記詞念孫案元刻是

荀子弟七

解蔽

雖走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楊注曰既私其所習始縲於道與治雖走而自是不輟雖或為離念孫案作離者是也言與治雖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

德道

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念孫案德道即得道也

故為蔽

楊注曰數為蔽之端也盧依元刻改正文之故為蔽作數為蔽念孫案作故者是也注言數為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不詞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

亭山

桀於亭山楊注曰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焉山案漢書地理志盧江有濞縣當是誤以濞為焉傳寫又誤為亭念孫案作焉山者是也兩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謚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書地理志歷陽為今和州治其西有歷陽即淮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此所引歷山即焉山也史記滑稽傳劍歷為棺案隱曰歷即釜兩也是南歷古字通楊以焉山為濞山之誤非也魯輿乘奔南巢章注曰南巢揚州地與伯之國今盧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山名矣

有鳳有皇

詩曰鳳皇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念孫案有鳳有皇本作有皇有鳳秋蕭為韻厥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韻故與心為韻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厥字古文作明又作鳴而古音蕭從凡聲以聲可與心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篇以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鳳有皇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攻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並作有皇有鳳先音皇而後言鳳者幾支諸說耳古書中韻若衡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兩弟兄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同爾見莊子秋水篇無而無東與通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而通周禮疏慈姑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曾子內業篇能無下室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凶准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剛柔曾子內業文選鳴身賦或越而東與同為韻而今本作東而答客難外有象倉與字為韻而今本作倉象皆其類也

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盧云下人字可去念孫案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之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注曰必能懲姦去惡盧云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念孫案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已所蔽

不以己所蔽古藏害所將受謂之虛盧云己所蔽元刻作所已蔽念孫案所已蔽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蔽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蔽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楊注曰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得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引之曰楊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靜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壹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蔽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墨云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陳云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人

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宋呂本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宋錢本賈師作市師念孫案作市師者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精於物者也

盧云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至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楊注廣讀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

正名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盧云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之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盧云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盧云句首智字衍

擅作名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念孫案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

作下無名字即其證

與所緣有同異

元刻有作以未讀念孫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字而誤

互紐

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念孫案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消切而所說皆非

約名

是所以其其約名以相期也楊注曰所以其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念孫案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立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立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酒酸

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曰酒未詳酸暑滯之酸氣也或曰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魯漏鄭音纒纒姑臭者也盧曰酒从水而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而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真部不得言而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饗及內則竝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唐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魯注注蕕臭草鬱腥臊漏唐竝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唐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滯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與智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能即體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其則有共

故萬物雖聚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其至於無其然後止念孫案其則有其之有讀為又謂其而又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楊說失之

偏舉之

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

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雖有五種屋有九屋牛馬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謂為又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徧舉而誤揚說皆失之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空約之以命揚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揚必當有注矣

辯執

辯執惡用矣故盧補校云以注未釋辯說視之則正文辯執乃辯說之訛注內更用辯執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辯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

論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為諭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論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諭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諭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諭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陳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宰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諭

正名而期質請而諭揚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諭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諭知其實也念孫案揚說甚迂質本也解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曲禮禮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諭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諭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諭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揚注請當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而應於外者唯請類湛曰請當作情又聖子尚同則鬼神命諸儒皆以請為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以取眾人

酒酸

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揚注曰酒未詳酸暑泄之酸氣也或曰酒當為濁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薛濁鄭音嘍嘍咕臭者也盧曰酒从水而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而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而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揚以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腐字之誤腐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腐先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說文腐久屋朽木周禮曰內則注曰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腐傳四年今左傳作鬱腥臊漏腐並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腐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揚以為暑泄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與智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揚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五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為五官體即形體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揚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其則有其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其至於無其然後止念孫案其則有其之有讀為又謂其而又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揚說失之

徧舉之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徧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

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屋有九屋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謂為又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徧舉而誤揚說皆失之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空約之以命揚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揚必當有注矣

辯執

辯執惡用矣哉盧補校云以注未釋辯說觀之則正文辯執乃辯說之說注內更用辯執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辯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

論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為論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論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陳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所職官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喻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揚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念孫案揚說甚迂質本也辭傳原始更終以為質也曲禮禮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問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揚注謂當為情禮論篇博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賦論則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蠱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蠱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蠱之耳目也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蠱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蠱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蠱美容貌也舞賦貌嬈妙以妖蠱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成蛟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蠱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揚注云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

生夙也 性之具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夙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揚注曰有欲無欲異類如生夙之殊非治亂所繫又下文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揚注曰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念孫案生夙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非也生夙也當作性之具也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行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數也二句相對為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

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念孫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

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念孫案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隱而難其察

有嘗試淡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揚注有念孫案隱而難其察其字上文而衍據揚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

使暫時得聞而嫌之而其不嫌者仍在也

楊注曰以廬度為屋室葺棄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念孫案以廬度為屋室而云屋室廬度則文義不明且與葺棄葺

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窠辱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窠辱謂以蘆為簾以窠為辱也屋室蓋局室之誤蘆度蓋蘆廉之誤蘆廉古字通窠辱與蘆廉對文則窠上不當有度字且設即蘆也又與蘆相礙

和樂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念孫案和當為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

性惡

偏險

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念孫案廣雅險裏也成相篇曰險破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真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念孫案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偽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

念孫案器生於工人之偽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為偽起於性而生禮義

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念孫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

倚而觀

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弱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凶不待頃矣楊注曰倚任也或曰倚倚猶傍觀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虞翻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麕麕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蔽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記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

節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楊注曰節準徵驗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也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節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

孝具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楊云敬父當為敬父而有所謂夫婦有別也念孫案敬父見勸學念孫案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又案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其字之誤也孝具即孝恭今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

楊注曰伏術伏膺於術郝云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膺服膺亦作伏膺念孫案術者道也見大傳注語法服術猶言事道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由無富貴

楊注曰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也盧云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由雖富貴去之也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同苦樂之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其念孫案作其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其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由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其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其樂誤為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

六引作欲與天下其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倏然

天下不知之則倏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楊注曰倏倏偉大貌也公同反或曰倏與塊同獨居之貌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

齊信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楊注曰夫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念孫案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為中信是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苟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念孫案廣解未詳揚說非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盧云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念孫案此亦汪說也汪又云苟免或見注文混入

鉅黍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注曰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念孫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

驪驥

驪驥驪驥離綠耳念孫案驪驥之為驪驥猶耄期之為耄勤也凡之訓之字或與諄部相驪驥驪驥離綠耳念孫案驪驥之為驪驥猶耄期之為耄勤也凡之訓之字或與諄部相驪驥驪驥離綠耳念孫案驪驥之為驪驥猶耄期之為耄勤也凡之訓之字或與諄部相驪驥驪驥離綠耳念孫案驪驥之為驪驥猶耄期之為耄勤也凡之訓之字或與諄部相

前必有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念孫案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並引作必前有君子

兩八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不怒罪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論德念孫案怒險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險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駭又曰怒猶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三族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汪云案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處盧云鄭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當賢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楊注曰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當或為當念孫案先祖當賢即先祖當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當試漢魏其體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當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知所養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陳云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舊注養謂自奉養失之

不流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念孫案流讀為賈貴賤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羣書治要何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楊以流為邪移失之王制篇無有滯重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

忠者悃慎此者也

楊注曰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云悃慎誠也說見不言能悃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

荀子第八

成相

楊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誓必有相篇首即稱如誓無相何俵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警蹕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誓無相乃指相誓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五年傳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弊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其請教基皆言成治之方也下文云凡成相辦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蹕警諷誦之詞也

愚聞愚聞墮賢良

虛云案愚聞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聞以重聞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戒聞戒聞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感聞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術衛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平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

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說人同極險峻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會篇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峻傾側之讓入甚可畏也舉陶讓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

同義

不詳

慎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念孫案詳古字通不詳不

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己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反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說見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為言說失之又案史記淮南山傳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

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高下非有漢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論篇論衡察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為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確證即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冶益真鏡橫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即皋陶也化益節伯益也真鏡節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鏡與成音同與鏡形似呂氏春秋益本作鏡傳寫誤為鏡耳直與真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為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為上或在為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總諱疾賢良由姦詐詳無災念孫案良當為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書賢良而誤注言疾書疾賢為句長由姦詐詳無災為句無良字

阪為先

患難故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為先聖為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云患難故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念孫案阪為先疑當作之此言為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為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兕字從儿出儿與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几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為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有覺磨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為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恨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必有復與很同諫子十過篇夫知作之為人也好利而勢便也策復作復孫炎本作很後當為很字之誤也又因上文後而誤復與很同愈覆勢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很史記廉吏傳京兆無忌馮翊周峻是是也言很懷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過周書謚法篇曰懷復遂過曰刺

詐態

議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為姦惡之屬下人之言言語反覆則詐惡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謂之以態為惡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君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態非姦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鉞

楊注曰孰或為郭盧云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梁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微衡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對衷言欲對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被腹心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箴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為韻今本作欲衷對者謂誤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到而獨鹿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
 草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里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里麗棄之江也賈逵云里麗小晉也盧曰案楊云本或
 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探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為里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
 獨鹿果為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為里麗謂是既到之後盛以里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
 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知父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
 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臣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
 而為之言誰可以為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辨見臣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直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意折骸以襲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
 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藥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叩上

利往叩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叩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叩與仰同引之曰往字文
 義不順楊曲為之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推維古鐘鼎文言臣民之利唯叩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
 書從彳從亠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又
 單氏恬銘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道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言刑之輕重
 也君廣云平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太子盧君陳則是不陳則行而遂亦謂道與不道也

脩領 理績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領猶治也仲尼燕居
 也高注績當為績主執持當為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兩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
 文曰莫得輕重放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庶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績
 孰誤作孰孰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
 具見上注非

各以宜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盧云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宜不肯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
 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倫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魏書德脩相亂說此言臣當謹循
 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為韻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
 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榮紂以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屋字尚質中篇示本作施俗音
 之誤也廣雅曰施子也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榮紂湯武之異
 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楊注曰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案親近也狄
 讀為逃逃遠也大雅瞻印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逃同此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
 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為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萬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禹與字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禹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宇而不
窳卽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
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字

忽兮其極之遠也據兮其相逐而反也

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據者雲氣
旋轉之貌考工記凡錘錘謂之旋程氏易鳴通義曰旋所以錘錘者設於兩上孟子謂之旋錘言道出於兩上者乃
旋錘之貌也蓋與據通文字所謂聖人法參時而附戶是也據小者謂之旋錘即環立誠所謂錘錘也據是也曰旋曰
據其義不殊蓋爲金於兩上以貫於縣之者之聲中多如環然如此則旋錘流動不爲聲病矣水經雖反亦旋也故曰
據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
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德
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志意度也陰與安周莊子莊筮篇云安意室中之謀是也王褒四子講德
論今子執分寸而問德度問德度卽吳意度卽少度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德論請先進德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德

不窳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愔愔而不可爲固塞者與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字二句云窳讀爲窳窳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淡則
入卻穴而會無偏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窳爲淡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窳爲句窳者間隙之
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間隙也偏不容也偏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窳窳則
不感窳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據橫大不入也不感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
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
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

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震震怒殺傷
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爲意億德古字通調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
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
王爲人意忌信讓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醉史傳湯雖文淡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德度則分億與忌爲
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
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
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極
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行訊字不入讀上文充盈
大字而不窳窳字亦不入讀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訛託誤倒非是訊字於古音屬錫部故託訊爲訊仍不合韻

與暴爲鄰

蠶賦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倉字而其義始明
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害于志鎮鉅爲下慘釐借聲相近故曰與暴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
世害謂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并與六脂之去聲通此處用段說
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喜溼

喜溼而惡雨念孫案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寶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洽其
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鑽子貫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開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旨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與闇同

反見從橫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問門之內縣樂奢泰游玩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實子脩政語篇曰該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雖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柳風谷箋曰涇水以有潤故見謂濁今本謂濁作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為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懲革貳兵楊注懲與儆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官為戒字之誤也漢書周勃傳懲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讓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讓言相連送或曰將將讀為解鎖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為解鎖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說口將將亦謂讓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讓口蹕蹕箋云蹕蹕欲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漢書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為廢布失之

閭姬子奢

楊注曰閭姬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姬蓋一名明麗漢書音義章昭曰閭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審照耳注云柳書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教出而後士

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出舉行楊注曰教謂戒令舉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為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虞篇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行文與此同也下文曰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念孫案士當為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玉聲云習容觀玉聲乃出玉佩也是其證也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為濁書出字或首作士若數者皆作出皆誤也玉聲云習容觀玉聲乃出玉佩也是其證也匡篇士欲通史不通今本士讀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楊說皆失之一作出夏本紀稱以此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

虛之非禮也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注曰虛謂為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為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案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和字或作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殺大豎

楊注曰禮記曰獮豸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豸豸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得尊父子不得不得親兄弟不得不得順夫婦不得不得離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注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為讒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讒宴也今注文蓋字寢對廟而言讒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

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遺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并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昏期家語所說亦同掩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遊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後人依誤本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荀子改之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為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教為十教失之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郝云按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靡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圃

大夫不為場圃念孫案場圃當為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即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句貧窶者有所置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外利矣二者亂之衢也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為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間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子賤治魯謂民間飾也賈子大政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間飾上好富則民外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論飾篇上飾則民間飾上好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為細細又譌為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馮如淳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見楊

和之璧 為天子寶

和之璧并里之厥也盧云厥同厥說文厥門柙也荀子以厥為厥髮子以困為柙皆謂門民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念孫案文選劉

現若虛謹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難篇同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氏壁天下所共傳寶也於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諷諷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邢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舉如 嶼如 兩如

望其嶼舉如也嶼如也嶼如也楊注曰舉當為宰案也宰如高貌嶼與填同謂土填塞也兩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嶼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盧云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詳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也下注說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謬此言能好君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詳若所好非君子則為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難不逮門之女而國人稱其亂也非一日之間言素行為人所信又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連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曰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為解盧云此亦當別為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暕始出尚書者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注從元刻

泔之 與之

曾子會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與之楊注曰泔與與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泔也泔之謂以米泔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會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與宛也宛與也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醱魚則用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與如鬱非鬱之鬱鬱非見說文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醱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泔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洎周官土師洎鍾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泔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泔遂名肉泔為洎然則添水以為魚泔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泔為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即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自字極相似故洎誤為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泔泔字作自見漢隸原與亦非烹和之名盧訓與為鬱是也釋名曰醱與也藏物於奧內稱出用之也彼所謂醱即此所謂與之矣然盧謂與

與宛鬱同音則非也與宛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與者以宛鬱釋與則可讀與爲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即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飲而不會者蟬也不飲不會者蟬也

汪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媿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敏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媿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媿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禁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設爲在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侯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隸辨業躬行邪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揚揚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爲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削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阪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秦族陵遲猶池遲阪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邱陵似泥念孫案盧說是也說文交委得也其字本作交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

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豎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遊焉亦登也

大徧與諸生

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念孫案徧與上下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行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沈沈乎

其沈沈乎不涸蓋似遼楊注曰沈讀爲混混沈水至之貌混讀爲風場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沈爲混混沈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沈沈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沈字作沈與浩浩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浩乎不涸蓋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伏若聲響

其應伏若聲響楊注曰伏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伏讀爲疾音疾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藪映屏以棍根兮聲駢隱而履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駢隱而盛歷人殿上之鍾也鍾讀與響同映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映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伏字同音古無映字故借伏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袂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蓋音益戶扇也與闕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堂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三恕作北蓋皆斷王

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對字之誤也說文韻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繼爲古文絕而此文以繼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外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外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對絕並用同例今木鐸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宗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絕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讀爲當當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嘗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嘗有說之意楊訓當爲留失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注禮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以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卽同說見釋詞則何以爲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廷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宋呂本宋錢佃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續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續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續字則正文之無續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續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並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爲適經傳通以適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適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尹知章曰瑕適王病也呂氏春秋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勤行皆字之誤也勤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數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

曰六鑿相據司馬彪曰六情相據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案楊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讖念孫案嗣讀為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朕曰王可敬民楊云嗣繼也失之

勞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勞不至矣盧云正文勞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宋葉本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即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土容二篇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為能然則此勞而正當讀為勞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為能詳見淮南人間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李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曰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寡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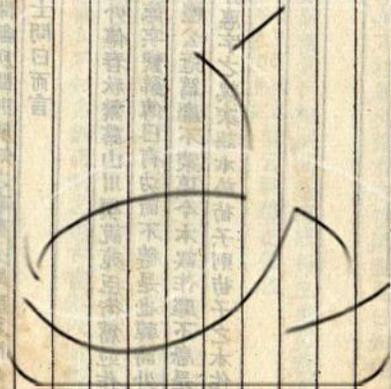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寡小也楊注曰寡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寡與小為二義非也寡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寡小也韓子說使篇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寡言世人皆尚詐偽故見惇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寡小也釋名曰寡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通寶樹上寄生曰寡數數器也以盆盛物藏於瓶者則以寡數馬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瀝之日著樹而生形蔡邕短人賦劣厥僕寡亦有周圖象寡數者故辨云者樹為寄生益下為寡數寡物在盆下謂之寡數亦局縮之意也

不聞即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為問念孫案問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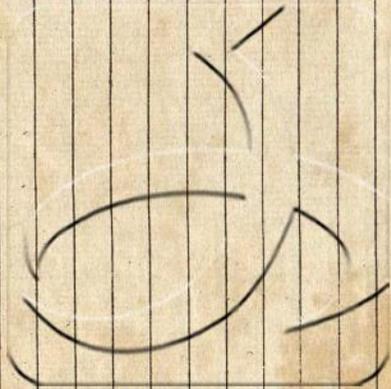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為息息當為惠惠古德字繁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 and '孫']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頤甫文學以手錄朱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濱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一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刪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讀書雜誌八
高鄧王念孫

勸學篇 以錐滄壺也 宋呂本滄作滄與錢本同

脩身篇 係利非義謂之至賊 盧云非元刻作弃念孫案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與係義

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 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缺也 呂本橋作橋與錢本元刻同

鯨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遺矣 楊注曰胠與祛同方言云祛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引之

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胠當為俗字從人各聲各其虐反與玉篇俗渠敦切倦也集韻憊方言憊

也憊與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御受詘郭璞曰欲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欲疲憊者也

說文御微御受屈也欲御御並與俗同窮極倦欲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與券今倦字也 御窮備與德同德象

困也 鄭注德極也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德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

也隸書一或從彖作刀 見隸與月相似各或作去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御掃閉門御字與去相似故俗字誤而為胠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 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困虛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

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甚此句凡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言字釋見前仁即所謂

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

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並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

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此說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夫之錢本以下作仁人隆也即涉注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盧云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念孫案

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為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

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為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行文甚明

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

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開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行呂錢本皆

無之字

盡善挾治之謂神 呂錢本治並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決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決治楊注挾

治也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治治字乃涉注文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

治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引之曰此上當有易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易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易

謂固與上文之易謂一易謂神皆文同一例易謂神易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易謂神

易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易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溥昏而翼人之以己為知也 呂本其作甚與余說合

王制篇 折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念孫案折當為折折之言制也 呂刑制以刑罰子尚同篇引作折折則刑論語

為便說文佩音與 點也言制桀點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折暴是以

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 又下文并急禁悍防淫除邪并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為暴亦未確韓詩外傳

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 似若本是暴宗 無緣譌而為急

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楊注曰紫紫貝也結未詳字書亦無結字當為蚌居業郭璞江賦曰

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引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

衣食之則紫結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丁篇昔求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錫

綬之於萊亦純錫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結當為給右苟各字與去相似給之為結猶御之謂却葛縞曰給

縷而為會言以為為給給也是東海有給之證紫與給皆可以為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引之曰君子之

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

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

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

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 念孫案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

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誤作

就能有與是闕者與 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

富國篇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 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或 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掠之譌說文揄理也風雅一切經音義十四揄方條反通俗文云理亂

謂之揄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揄地表或謂理其地表其或也揄字俗書作揄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

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盧云正各本

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懸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

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

欲謂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

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

志九 補遺

荀子補遺

三

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並行下行而固二字失之故其治法 呂本作故其治法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可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 呂本缺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論兵篇

君者榮也 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宛易變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蔽蔽塞之患 上見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為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望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為渙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吳之譌渙與古字通 文選琴賦注引渙

拱挹指麾 呂本作挹指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為指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為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 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下 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為成俗 呂本無為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 念孫案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 錢枚亦云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 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為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

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 下人之情各本皆思之情類人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為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師法而好自用 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殺猶且差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也 解法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楊注曰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為十重也引之曰十疑當作七 凡經傳二字多互 禮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楊注非

各反其平 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衰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

說衰衣 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 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殯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遠不損五十日楊後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棺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孫其期 句足之日也 引之曰孫讀為遠 凡各名之字多並見於蕭九二 韻故係役之極漢書多作孫通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云孫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孫讀為由從也則誤讀孫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遲也 論語須

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其福必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強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念孫案

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較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

買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買師 呂錢本買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買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卷二之微榮矣而未知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
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
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揚云色五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揚注曰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驗之患因廢之禍見上文驗之所緣無
以同異而觀其執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本實謂作異據上文改則不可分別 引之曰驗之所下以

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為有
名為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執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

執請者觀其何所謂也揚讀執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為引之曰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

於而行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實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

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盧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 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薛亦陶埴

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揚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
折速粹執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折速念孫案揚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云亦謂作析辭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

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為發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者是世也

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
誤而行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富 呂錢本作盈大平富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富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
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高與上文下短矩禹為顛寓下不得有宙字揚注釋字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

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富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富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

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公國不待侯 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霜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
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事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 案天下無二道二句

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
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求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何術之末禮杜楮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潤齋校本
脩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千里 按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

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若篇榮辱篇儒篇皆皆有之可以相證揚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若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執計

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千里 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 取舍之權 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措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揚注已脫行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弊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載下疑當

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一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也

備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於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

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爾本誤曰下衍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

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楊揚此篇無注蓋已誤為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謂見正其所

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曰顛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

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譽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顯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弟半步而

其較之乃差于里明甚揚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數君人者千歲而不知

求誠能之士千里按覺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三者之衛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曰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備致

朝而白楊注白誤此篇楊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

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挾身疑挾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按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為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

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強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個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

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

屬也及楊注而行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五聽脩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為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亦明其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更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千里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千里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71020885

